

奩

史

奮史卷三十六

東吳王初桐于陽篋述

豐潤劉翰周東屏校刊

性情門一

性情

趙飛燕姿性醜粹

飛燕外傳

永福公主與上會食對上折匕筋其性如此

東觀奏記

李道樞母盧夫人性喜鞭人道樞在班列往往賓客

至值公方受杖

何氏語林

顧言州妻朱夫人性挾風霜尤攻文藻

梅花草堂筆談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

侯鯖錄

孟淑卿性疎朗不忌客世以此譏之

折醒漫錄

余季女寄夫歌云秉貞潔兮妾之性

席帽山人集

俗罵婦人爲冠子蟲謂性若蟲蛇有傷無補

清異錄

晉女子子夜篤于情愛作歌多枕席纏綿之詞

樂府解題

任昉眷一妓未嘗暫離而妓以老嫗間隔謂昉曰吾

二人情重莫若尋一利刀共死一處昉姑諾之後以

木刀裹銀紙置枕下擇日就死妓深諾之昉遷延時

日妓生疑開視之乃木刀也遂大慟絕昉昉懷惓惓

作雨中花遺妓妓遂如初

詩話類編

先主李升受吳主禪吳太子璉妃封永康公主問人
呼公主則悲傷流涕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惟誦佛書
自稱未亾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
莫爲有情之物

玉壺清話

十國春秋永康作永興

韓少師謳柳三變多情到了多病之句有老婢云我
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非多情致病耶

明道雜志

西湖長橋常有情人雙投橋下故名雙投橋

七修類稿

紀家橋酒肆陶氏女與裴氏子合著衣裳投雙綬於
梁間且先設二神位題自己及此女姓名炷香燃燭
酒果羹飯燭燃未及寸而殂

癸辛雜識

麟州凡育女稍長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繫之倏忽雙斃二族尋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絲繒包裹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昇天

荒史

傅九與娼女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得遂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其縊于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後三年有蘇客素識兩人忽逢兩人於酒肆爲主家當鱸供役問之笑而不答

明日再往尋之則已去矣

為賦志

朱無取不葉渡海方子多一自一之一也無一

相如輩足以尚之雖爲情死何益情事閉門深思有

鬱鬱不可解者

曲中志

趙連城名絲鴛情思深鬱有雅尚

曲中志

姜賓竹修而姱秀慧而婉媚眉嫵而意傳目轉而心

結一見知爲多情

曲中志

周亮工姬人王氏年十五歸周二十二疾死絕命時

言妾爲情累誓不願再生此世界幸祝髮以比北尼

葬郎君城上詩猶能默識幸書一通并妾所和詩置

諸左茗椀古墨及素所佩刀置諸右覆以大士像左

持念珠右握郎君名字章仗佛力解脫非願再世作

臂上環也語悽切不忍聞

賴古堂集

張增波神情湛若秋水故又以秋水呼之

本事詩

葉小鸞云情種愁苗乃是入獄根本

續窈閨

奩史卷三十七

東吳王初桐于陽臺述

福山王燕緒詒堂校刊

性情門二

德

鄧后先爲貴人與陰后同時進見不敢正坐行則偻身自卑帝每有問常逡巡後陰后對帝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

東觀漢記

甄后年十歲時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寶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白母曰世亂而多買寶物何

爲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

魏書

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西北明

成化間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

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于元微之會真記再辱于

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

冰玉之耻亦奇矣

曠園雜志 金石文字記崔鶯鶯年七十六與鄭恒合葬

閩刺史章仔欲斬二將夫人練氏密摘使亡後將南

唐兵攻建州仔已死乃以金帛厚遺夫人且送一白

旗曰我將屠城乞植此爲識當弗犯夫人反旗與金

帛弗受曰君念舊恩當施新德此州萬骨乞將軍肉

之誓不閼郡死而吾家生也一將感其言止不屠

東都

事畧系用後山談叢十國春秋作章仔釣婁練寓

黃氏女曰女德一而已言則長舌容則誨淫工則墮

巧德一而已何四爲

殿前野乘

有姬好修善或見魚斃鳥雀皆贖而放之後令其子

放一龜竊入田穴中姬子探之得白金二錠

靈應傳

隆國黃夫人初爲榮耶腰妾一幸而生度宗然自處

謙抑雖處貴盛常以姊子自稱

齊東野語

汝敦妻賢敦嫂貪恪敦妻勸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

餘萬皆讓于兄

列女傳

牛僧孺子蔚與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牛氏甚賢

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

齒相讓結爲姊妹

玉泉子 莊岳委談 日事與高則誠琵琶記合

鄧敞先娶李許事女又娶牛相僧孺女及歸家牛氏僕驅其輜橐入內鋪設李氏驚問答以夫人將至李知別娶大慟頓地牛至知其責已請見李氏曰吾父爲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獨夫人不幸耶今願一與夫人同之遂歡如姊妹

螺江雜記

蔡節度微時與牛僧孺之子善才蔡生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旣而牛趙相讓牛能將

順于趙趙亦無妨于牛高東嘉爲作琵琶記景初
叢說曰琵琶記爲王四棄妻而作愛日齋

孫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屢請再聘公不允聞
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爲公謀聘之旣歸
長夫人數歲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
越明年夫人生子良禎王氏卽出道家冠服一襲請
辭夫人回留不得乃聽王氏去奩資萬金悉返之自
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見其面而夫人
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迎歸事之如親母輟耕錄
魏卞夫人每語外親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

久不能自變爲奢

女世說

杜晦辭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方爲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營妓朱娘大哭瞻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其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

金華子雜編

王蒞梅家多殊色諸姬逞艷自媒蒞梅獨處靜室未嘗街容售合而和氣著人自能隨情偎傍

曲中志

蘇軾妻王氏諱弗年十六歲歸輔其始未嘗自言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軾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

始知其敏而靜也

東坡外傳

屈二字文若西院人質固溫雅性復幽靜髮膚手趾無處不佳真具美女之態

燕都妓品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針神書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爲冒辟疆側室年二十七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

板橋雜記

曼殊好貞靜十二歲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
則大慍歸不再出

西河合集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入宮衛姬脫簪解佩請衛罪
公曰無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
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是以請

呂氏春秋

齊執魯使臧文仲將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齊
得之乃繆其辭公及諸大夫皆莫解召文仲母問之
母泣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書云歛小器投諸台者
言取郭外萌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嬰
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

臧吾羊羊有母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
其文錯錯以治鋸鋸以治木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
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齊聞釋
文仲歸 摘堅集

何憲母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 齊書

冬日雪霽簷溜皆結爲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
看玩帝問所玩何物妃子笑而答曰冰筋也帝曰妃
子聰慧比象可愛 開元天寶遺事

陳恭公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
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

會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三月蒞
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
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
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于夷攷女子
之警敏如此

何氏語林

朱延壽姊以黠慧侍楊行密封燕國夫人

十國春秋

宋朱雲楚雖妓警慧知書嘗會客几上有炮栗隨時
逢指之日栗綻縫黃見雲楚卽取几間片藕以進曰
藕斷露絲飛

女世說補

益部孫氏女三歲患瘡瘡入眼遂成盲父母憐其聰

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

茅亭客話

陳文殊名素芳行五院中出色第一人也賦性聰慧
幼卽穎異不與凡女同調沉厚晦默澹然如無所事
者雖賓客聞駢而隨物應酬未嘗錯亂

曲中志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
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
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
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
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
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青樓集

陳孟賢有侍姬辨慧知書號梅花居士孟賢苦吟忽忽多遺忘姬輒能記之

折醒漫錄

崇禎時史弱翁在都門娶燕姬明慧善曲字曰今宵盧世淮賦傾城悅名士詩贈之

本事詩

有姬黃秀雲好詩繆謂老儒陳體方曰我必嫁君君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沒然是妓性實黠慧利于多得其詩而已本無嫁意也

蘇談

張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陳主悅之得幸爲貴妃每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不惟

儀容絕世且才識明敏如此真尤物也

淑景堂史淵

林玉衡林初文女幼聰敏善讀書七歲時初文建梅花樓落成值雪後月命之吟應口成絕句云梅花雪月本三清雪白梅香月更明夜半忽登樓上望不知何處是瑤京

吟堂博笑集

桓元后劉氏有智鑒

通鑑

煬帝蕭皇后婉順有智識頗知占候

隋書

陶真人妻奇醜多智術好居間公卿皆畏之

居易錄

鄒僕與妻策驢至芒蕩澤憩樹下有五六盜掩其不備襲殺僕妻矯而大呼曰快哉吾良家子遭其俘掠

致此今日方雪我耻也盜信而不殺驅以南邁近五
六十里至孤莊南而息婦佯言謀食徑入村人中堂
泣拜其總首且告夫嬰酷狀盜一時擒戮

女世說

有智尼撫高資曾一罹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旣散尼
酬一金自是歲每一二發酬金如故一少尼廉其非
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捐
所餘以秦若曹令遠近知之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
也許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蓬牕夜話

吳正獻夫人智識過人其子傳正欲論時事夫人聞
而促之傳正由此遂貶

紫薇詩話

三尹劉公夫人性敏辨劉公一日發審姦情事夫人
自內覘之劉責治姦夫事畢退堂夫人謂之曰纔所
決事係女之惑男非男子之咎大抵女子立志不移
男子自無由近之劉服其明智遂反招焉茂鵬雜議

主事王鵬妻楊氏性妬多智鵬畏之母以未有孫謀
蓄妾楊不可母與鵬憤鬱而死御史尚維持問之遣
吳同知令楊自盡楊鳳冠霞服手執勅命而出問曰
奉旨來乎曰非也御史有後命楊笑謂曰妾六品命
婦御史七品官耳敢擅殺人妾死不難恐先生亦不
得辭其責同知唯唯而退自御史止之耳耳剽集

涿州農家石磔破中空涵水一盂清冽異常婢竊飲之膚潤面腴髮黑如漆通知未來事聲聞于外遠近填門部使者表聞中使下迎婢忽不見

耳譚

臺陽子王荆石女也一日謂父曰明日當雨朱雪明日作雪他處皆白惟庭中色若胭脂和雲母照耀人面暈若桃花

見只編

王弁州臺陽子傳不及此事

仙婆名滿道善知休咎人多就決

貴州通志

暹羅婦人智在男子上夫聽于妻

島夷志

安南婦人多智與男子迴殊

鄭開陽雜著

徐婕妤七夕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中

以進極其精巧太宗稱賞賜珍寶無數

致虛雜俎

女伶孟思賢巧點人也嘗爲王制之寵貯制之所私
伊由遊思賢舍思賢遂私焉

續補侍兒小名錄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釘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
中一景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

女世說補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止過闕復有聲
夫人曰此必遼伯玉也忠臣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
冥情行公使問之果是

列女傳

潘炎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懼禍至戶部解諭再三乃
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至夫人垂簾

視之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又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名宰相幽閒鼓吹

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

玉芝堂談薈

高麗臣林貞杞死王如聞之有淒愴色時宰相洪寅女爲尼適在側獨曰貞杞死固當以血成身其死必速謂其性好聚飲割其血以立身也

文三筆

黃皆令辭婚張天如時謂父曰字誠不可然張公才名山斗以張竊之可乎及見嘆曰張誠名士時旦暮人耳數月張果卒

畫徵錄

黃子由夫人胡氏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畧能成誦自

號惠齋落士

齊東野語

蘇養直有孫女曰蘇嬰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

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

貴耳錄

小春宴姓張氏天性聰慧記性最高

青樓集

李芝秀聰慧廣記記雜劇三百餘段

青樓集

謝幼槃妻董氏賢而知學幼槃每與客論古事有所

遺忘妻必能記之一日語及五代時有沙陀將臥病

僚佐見其錦衾曰爛兮怒曰我沙陀安得謂我爲奚

偶忘其姓名遣稚子問之董氏曰康福也

撫州府志

陳宣帝微時娶吳興錢氏女後仕梁元帝復以長城公主女柳氏配帝及卽位立柳爲后拜錢貴妃妃甚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上者皆推貴妃而已御其次

吳興統記

吳鼎臣與李京通家一日發京私書奏之京坐貶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聽事召其臣語之曰我來旣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多公嘗有敦詰於吾夫時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太宰邕父曾爲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

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耻銀工家出宰相
何耻焉

青巖叢錄

楚王欲聘老萊子授以政其妻不可投畚而去老萊
子呼之還不願至江南而止日鳥獸之解毛可續而
衣之据其餘粒足以食也

女世說

戴良五女皆有隱者之風

後漢書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溢詎可
久我自樂此不能與爾同棲火樹也後元起至州果
及禍

麗觀洞藁

淳化中詔徵种放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遠
魚鳥而近人今果被人知不能安枕我將棄汝入山
孤棲雲水耳放遂稱疾轉居幽曠

劍溪野語

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以告
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遂終身不令就
舉

秀水閒居錄

劉原父女嫁爲江鄰幾子婦有男三人不令從科舉
優游于園城數畝之田人皆高之

居易錄

馮銀字汝白瓊山唐繼祖妻也讀顏子簞瓢陋巷舍
書而作曰吾居陋巷朝焉命僕以耕則有餘食矣暮

焉督婢而織則有餘衣矣暇與子觀書則有餘樂矣

吾其與顏氏之子同儕哉

靜志居詩話

黃皆令有離隱詩

湖上草

楊桓女爲涼王呂纂后豔且烈纂爲族人超所殺欲
納后謂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
人本賣女於氏以乞富貴卽今就死猶可冰玉吾躬
忍使女一身黥於二氏乎遂自殺

女世說補

燕吳王番妃段氏性烈素與太后不睦誣以巫蠱下
大長秋獄訊將連汚番段氏志氣確然拷掠日楚終
無撓辭垂愍之私諭令承服段氏慨然曰死者一往

之痛苦惡逆自誣上辱先人下累于王雖碎首流腸
誓不呼服也辨答益明故垂得免禍

十六國春秋

諸葛亮有貞潔記一卷

國史經籍志

朝鮮婦女貞潔不淫

漢書地理志

李十娘初名湘真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
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曰君知
兒者何出此言兒之不貞命也言已泣下

板橋雜記

朱若莘姊妹五人性皆素潔鄙薰澤靚粧

唐詩紀事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簪裂綺縠製衣皆珍異也忽有
貓臥衣笥中夫人卽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竟腐敗無

敢收者 可談

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歸
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王一旦就而登牀偃仰
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何氏語林

耶律氏名常哥能詩文自誓不嫁常曰女非潔不韻
宣和使金錄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
冰肌纖塵不染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 青樓集

莆田吳荔娘庖人之女也性愛潔能詩陳豹章聘爲
妾妻 隨園詩話

姍姍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

艾菴存藁

李師師慷慨飛揚以俠名傾一時號飛將軍

女世說補

襄毅公陷邊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願習途徑與君俱往遂戒餼糧同公潛行且強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四日程度所齎糧不足供兩人且共入關必多盤詰往則偕斃耳前途遊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獨行抵關祀婦於家廟

遺愁集

金陵妓趙燕如名麗華小字寶英年十三錄籍教坊容色殊麗應對便捷性豪宕任俠屢散數千金名士

與之遊者愛好若兄妹

并山樵暇語

寇媚字白門媚媚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麝
知拈韻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甲申京師陷保國公
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贖身匹馬短衣從一
婢而歸歸爲女俠

板橋雜記

河東君輕財好俠有烈丈夫風

河東君傳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

壯悔堂集

林初文夫人王氏名姪字美君關白之亂美君寄夫
詩云海寇無端欲弄兵滿廷文武策誰成兒夫自有
終軍志未必中朝許請纓亦女俠也

本事詩

奩史卷三十八

東吳王初桐于陽篋述

青浦許寶善穆堂校刊

性情門三

凶德

卓文君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悅司馬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西京雜記

典午女子以放誕相尚王渾妻鍾氏生子濟嘗趨庭出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此參軍渾弟倫也然當時禮法

並稱鍾郝殊可笑

分甘餘話

楚兒字潤娘素辨慧近以退暮爲捕賊官郭鍛所納
置于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
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
識過其所居多于牕牖間相呼或以巾箋送遺鍛每
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而殊不少草嘗一日自曲
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道遇鄭光業楚兒遂出
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覺曳至中衢擊以馬箠
聲甚寬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
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

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遂持彩箋詩送光業焉

北里志

牙娘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夏侯表中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

北里志

今人見婦人麤率者戲之曰碎接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接花打人蓋引當時人詞語云

稿簡贅筆

齊有一女兩家求之東家富而醜西家美而貧其父母語女曰汝欲東則左袒欲西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

喻林

袁術謀僭帝位兩婦預爭爲皇后

女世說補

朱素娥初與陳石亭善聞石亭選入翰林盡以平生
畫絨封寄之上題云昨日箇錦囊佳句明勾引今日
箇玉堂人物難親近其風流狡獪可想矣

無聲詩史

武昭儀與王后隙會生女后憐而弄之昭儀潛斃女
衾下伺高宗至陽語笑及發衾視兒死矣因佯驚問
左右皆曰后来昭儀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
我兒遂欲廢后

漢唐秘史

後唐晉王劉夫人有寵其父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
晉將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

其貴詣魏宮上謁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家時妾父死亂兵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于宮門

經濟類編

太尉夏全討李三

李全行三

賊黨震恐其妻楊四娘子遣

人行成因盛飾出迎與全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樹當事太尉爲夫耳全心動乃置酒驩甚飲酣就寢如歸遂叛及事定四娘子拒之全狼狽走

新史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以無決

耶提虎易放虎難也檜犁然當於心卽片紙付之是

日岳王薨于棘寺

朝野遺記

劉三嘏尚契丹主主兇狠殺其妾監錮三嘏

儒林公議

景直娶宗室女性兇虐屢殺婢使錢功飯于其家見

婢子二人出執酒器口豁逾寸耳垂及項面目淋漓

腰背偃僂真地獄中囚徒也

澹山雜識

成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

虐姑不難滅親受耻不受死首辭舒閑清切左右嗟

賞噴噴乃暫歸之

飛燕外傳

契丹阿保機妻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送大將于木

葉山下殺之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 五代史

王衍妻郭氏剛愎貪戾聚斂無厭衍患之而不能禁
時其鄉人李陽大俠郭憚之夷甫乃曰非但我言卿
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敬齋古今

叔妃龍瑞嬌性極貪帝嘗賞賜金帛比他妃有加麒麟
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字福壽字頰黃等
段以巨萬數嬌乃開市發賣諸色錦段歲得銀數萬
時號爲麗色多春之市 元氏掖庭記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投水化爲魚其脂可燃
燈燭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 南越志 述異記曰

婦姓楊氏

京師婦人不治女紅竟日坐火炕上置牛羊肉麪果
隨意下淚暇則弄脂粉裹足習以成俗內無甌石之
儲出有綾綺之服每候問親戚自衫襦至中衣皆有
店家可賃遇有吉席乘轎衣大紅蟒衣作使女婢卽
賃衣家姥嫗意氣奢溢了不畏人

舊京遺事

先儒說詩以贈之以芍藥爲男淫女蓋芍藥令人無
子以貽我握椒爲女淫男蓋椒以養陽

細素雜記

魯莊公夫人內淫兩弟

春秋繁露

勾踐以諸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

遊山上以喜其意

吳越春秋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私求大陰人嫪毐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
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史記

趙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姪好傾心翊護常謂
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
惻以故言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袴蘊香
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飛燕外傳

有夷人能日茹一飯晝夜不臥偃趙后使問其術曰
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

女世說

公孫述連徵任永馮信並托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

于前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諸二人日更清姪
者皆自殺

歷代小史

婦人事之異常者淫亂之馮前有文明後有孝文二
馮同代又同族也見魏書

史書估俾

何后稟性姪亂私於左右柳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
與帝相愛喪故帝恣之

齊書

夫奴之稱起于六朝本謂夫人娘子耳是時北則胡
后邽扇於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邇燕王女納
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步丐僧不
以爲耻後世以大娘爲惡爾緣此

母路總錄

武后年六十盛白拂拭不覺衰耗夏姬年踰七十而
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胡后年踰五十而妖豔若
二八

升菴外集

婉兒與近嬖皆營外宅表人極大爭候門下

景龍文館記

號國夫人新寡與國忠宦淫時人謂之雄狐

孔氏六帖

河間淫婦始有賢行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
邀之邀婦遂入州西浮屠俄引至食所先壁羣惡少
于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偃坐觀之有頃壁者出
宿選貌美陰大者王河間乃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
泣婢夾持之河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

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喞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
幸一遂焉用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
也日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
盟而後就車旣歸不忍視其夫俄而夫死河間大喜
闔門召所與淫者保逐爲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乃
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猶不嫌爲酒壚西南
隅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
者皆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積十餘年病體
竭而死

柳州集

娜嬛女子梁小玉詩多俚俗至其語風情陳秘戲流

丹吐齊備極淫靡嘗商畧古今名娃奉薛濤爲盟主
以蘇小小關盼盼配享顏曰花壇三秀之祠歲時奠
而酌之嫗嫗爲祭主

樊川叢語

北人淫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還解以他
藥不爾死矣謂之定年藥

續博物志

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也今京師
鬻色戶將及萬計遂成蠡窠巷陌

清異錄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于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
養漢耶漢養耶如漢養則所費皆取給于男如養漢
則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

嶺南雜記

番婦多淫庠後一兩日卽與丈夫合若丈夫適有遠

役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定如何孤眠

嶠南瑣記

獼猴之女以善淫名者人爭取之以爲美

尚書刑德攷

幽閉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

尚書刑德攷

日南有淫泉婦女飲之則淫

拾遺記

營貝使女人淫

相貝經

鎖陽生韃靼山地絕類男陽淫婦就而合之

輟耕集

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

兵强于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

偶人運機關舞于陣間閼氏望見謂是生入慮下其

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

樂府雜錄

呂后妬戚夫人斷手足去目燬耳燠身飲瘖藥名曰人彘

史記

廣川王越立昭信爲后又有幸姬望鄉昭信妬之譖望鄉鮮衣傅粉歷指郎吏臥處疑有姦越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鄉室裸形繫之令諸姬各持鐵共灼之望鄉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椽陰中割其唇斷其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漢書

袁紹婦劉氏性酷妬紹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恐死

者有知見紹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魏志典論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姑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以手摸之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命兩手各捉縋跣元直遇見婦捉縋跣欲成衣謂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姑記

英布之禍與自愛姬生于姑媚媚當作姑姑也

佩觿

郭汜李傕攻破京城甚相得傕數設酒留汜宿妻懼傕與汜婢妾通思問之會傕送饋妻乃以鼓爲藥摘示之曰一柶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遂埽隙

女世說

武帝繼室楊后無子賈庶人爲太子妃時肆情妬忌失帝意欲廢之后爲妃陳請曰賈公有勲于王室妃是其子妬忌婦人之常事不足以一眚忘大德帝納焉及惠帝卽位賈庶人奏廢太后爲庶人以絕膳崩

晉書

文獻通考胡致堂日時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爲辭

賈充妻郭氏性兇妬產子黎民周歲乳母抱當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愛乳母卽鞭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異苑

賈妃酷妬數以戟搗孕妾子墮地

晉氏后妃別傳

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在前作伎使安暫見便下幃

安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世說

謝安劉夫人性妬兄子外甥輩皆稱關雎螽斯之德
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譏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
公是男子耳若使周姥譏詩必無此言

何氏語林

馮方女國色也袁術見而納焉諸婦害其寵給言將
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
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厠言自殺術誠以
爲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

典說

荀婦庾氏奇妬無鬚之人不得入門

玉芝堂談薈

宋世諸公主莫不嚴妬明帝疾之哀憫妻以妬賜死
使虞通之撰妬婦記江湛孫敬尚孝武帝女上乃使
人爲敬作表讓婚曰伏承聖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
自晉氏以來配尚公主者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眞
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偃無中都之質
而裸露于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于深井謝
莊殆自害于矇叟殷沖幾不免于強鉏制勒甚于僕
隸防閑過于婢妾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濶或
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則嫌于欲疎出則疑有別
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鬼

朝不識曙星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上以此表遍示諸主諸主之妬稍解

南史

謝莊句宋書害作同叟作室

長孫稚妻張氏生二子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乘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妬忌防限稚雅相愛敬勞無姬妾

魏書

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榮彥遠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遂賜藥殺其妻

南齊書

高祖郗后性妬忌及終化爲龍入後宮井中通夢于

帝或見形光彩灼灼故帝竟不立后

梁書

宣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珥耳剔鼻斷巽

髮帝怒斥爲縣主

歷代公主錄

隋獨孤后性妬太子勇妃元氏無寵推簪昭訓雲氏

生數子后謂其次子廣曰耽地伐

勇小名

漸不可耐專

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若至尊萬年後使汝輩向阿雲

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

女世說補

唐太宗賜任瓊美女二人妻妬爛二女髮禿盡太宗

令齎金甌酒云飲之立死若不妬不須飲柳氏拜救

日妾與瑛結髮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顯若賜之內
嬖俾糟糠故婦醜顏分憐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
也太宗謂瑛曰其性如此朕亦畏之

朝野僉載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令皇后召夫人告
以媵妾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優之夫人執心不
迴帝乃詔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酌卮酒與
之曰可飲此醕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當畏何
況元齡國史異纂史書佔俾曰此事因盧氏有妬
聲好事者以瑛妬妹名易妻耳不然太宗之
術弗效于抑而復試于虐何不憐順哉

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

面故有月點錢點酉陽雜俎

韋諷理草鋤地忽見人髮掘之乃一婦人肌膚容色
儼然若生再拜而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
質娘子嫉妬生理此園中

補侍兒小名錄

崔義夫人蕭氏性妬忌好瞋打婢妾死在地獄或看
夫人吞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看夫人受
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

法苑珠林

陸慎言妻沈恹狡妬號臘脂虎

名勾文身表異錄

崔鉉令家僮演戲鉉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
忌令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側一僮則執簡束帶

旋辟唯諾其間李氏怒罵曰奴敢無禮我何嘗如此
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

北夢瑣言

莊宗有愛姬美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愛
將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
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怜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待
已陽諾之后趨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
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女世說

閩嗣王夫人崔氏貌陋而淫性妬嗣王多選良家子
爲宮人夫人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批其
頰又以練束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復爲鐵錐刺人

面與臂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 五國故事

杜業妻張氏妬悍業憚之烈祖命皇后召張至內庭
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張雪涕
言曰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難之初陛下所藉者駑
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
使耳烈祖大加獎嘆以綵緞賞之 蓼花洲問錄

陳覺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正選已
之美婢三人與之李氏無難色奉事之若舅姑禮人
問其故曰此令公寵倖之人何敢倨慢三婢旣不自
安求還宋第 補妬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日狂鬼敢爾耶關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遜齋閒覽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一品不置姬侍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趙槩聞見錄

有士人婦大妬忌于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媼爲計因婦眠

士人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
驚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
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哲師
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師祝
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
辛苦耶聳曰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
復妬忌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
復敢爾于是不復妬忌

江盈科談言

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扈潛于本家埋瘞
仍榜通衢云金扈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

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報州追勘其婢屍
一夕壞爛遂置丁氏于法

續補侍兒小名錄

淑妃龍瑞嬌酷妬宮人少有不如意笞撻至死有不
欲置之死地者則百計千方致其苦楚以醋沃鼻謂
之酸刑以穢塞口謂之臭刑夏則火圍謂之蒸骨冬
則臥冰謂之煉肋不能酒強令之飲多至十碗是名
醉鬼削木埋地相去二尺高三尺令女立上又以一
木挂其腰兩手各持重物不得失墜名曰懸心之刑
凡此類者甚多

元氏掖庭記

元制婦人妬者乘驛車徇部中

丹鉛總錄

聖祖時妬悍婦各給木椀一隻拄杖一條令沿門求

討以作樣

龍興慈記

劉指揮疾卒無子其妻陳請乞照例給養高皇問曰
汝夫死年幾何曰五十又問有妾否對曰無高皇怒
曰汝夫年至五十尚不蓄妾非由汝妬而何給漆椀
木杖日乞丐于功臣之家以爲妬婦戒

譚輅

葉薦妻妬葉七十始蓄一妾卽求離異築室山後居
焉葉令妾訊之日落不返詣其處門戶深扃破闢而
入則妻已化爲虎食妾盡矣

虎蒼

關平王常遇春妻甚妬高皇賜侍女關平悅其手妻

卽斷之開平憤懼入朝色不怡高皇詰之再三始具
對高皇笑曰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至開
平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轡賜羣臣題曰悍婦之
肉更賜開平美女數人

藝林學山

有貴門一妾急欲重賞可久視之臥其女以椒百斤
爲衾褥上下覆之三金曰此女有寵羣妾妬而陷
以水銀水銀得叔卽從毛竅中出

稗史

并州妬女泉婦人不得寵妝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
一云是介推妹

述異記

妬婦津相傳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妬伯玉常誦

洛神賦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美水神而輕我耶吾死何愁不爲神乃自沉而死有艷婦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神亦不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嬬立

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酉陽雜俎

姑婦津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

分甘餘話

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姑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廬盡遭飄溺

長水日抄

秀州陸氏婦死而復生曰姑蘇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簪死鞠訊天獄累年不決上帝命我詰其情

一問而得之卽就刑

夷堅志

世宗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得撫按者

魏書

楊俊民妻悍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

王芝堂談

崔家宰之妻李氏悍甚崔畏順之怒輒跪起拜謝以

冀免蓋恐傳笑于外而益養成其惡

畫眉筆談

解學士弔友人妻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

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其妻悍也

明語林

梁冀妻孫壽性鉗忌

名句文身表異錄

王導曹夫人性甚忌王乃密營別館畝妾羅前後夫人知之乃命駕將婢持刀尋討王亦飛轡出門以左

手攀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狼狽而前蔡謨戲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以爲信蔡曰不聞餘物惟聞
短轆轤車長柄塵尾

妬記

武歷陽女嫁阮宣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耀宣嘆
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妬女記

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諸妓中更有蓬山忌鼠
金子忌虱尤甚

廬陵官下記

直爰之山有獸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

山海經

赤黍薏苡等分爲丸常服之令婦不妬

淮南萬畢術

太室山有木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妬

草木志

倉鵩爲餌可以療妬 在窮記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郗后憤恚成疹左右進言
鷓鴣可療郗后茹之妬減殆半 文苑英華

乳酪養性女無妬心 芻詢錄存徵

扈紋妻苟氏性妬悍一日紋夢神謂曰天上有化妬
神咒經一卷今授汝閉誦之紋聽受默記每日清晨
奉持四十九日苟氏日吐一物黑如漆似蛇兩頭似
蝎兩尾紋不解何物夜復夢神曰此是汝妻妬根今
爲佛力拔去永無妬心矣 天池秘集

補妬記八卷後有治妬二方 書錄解題

練綱按問時有致任郡守投制晉謁曰某妻妬悍被渠凌辱無如之何訴公求治綱沉思良久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至其婦已知厲聲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昇至察院綱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捶擊婦體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其俱放之自後無復故態

學圃識餘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不容殺人寢偶留陳循酌談及此夫人聞之卽出詬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

玉堂叢語

不妬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問曰女宗

桂樓記

梁后爲貴人嘗持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
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
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於罪謗

後漢書

孫權步后性不妬嫉多所推進故久見愛

太平御覽

北海王元詳淫于高氏其母高太妃杖詳又杖其妃
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婦
人皆妬獨不妬何也劉笑而受罰

女旦說補

清河郡夫人張氏李公誦蕭妻也性不妬忌與夫別

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如姬妾稍忤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待之每夫生日先畜童女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綉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中堂之前側旣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入院備酒果時新物多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

洛陽招神舊聞記

寶慶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趙輝主性純淑不妬輝姬妾至百餘人

壺鄴

聶勝瓊京師名妓也與李之間結好之間歸勝瓊餞

之于蓮花樓既別勝瓊作鷓鴣天詞寄之云玉慘花
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
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
淚共堦前雨隔箇牕兒滴到明李絳筓中爲妻所得
問之以實告妻愛其語句清俊遂傾粧奩資夫娶歸
瓊至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

益艷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
宮人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爲誰安平曰劉
郎聲音上大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
令與宮娃同處

語林

崑山毛氏富于財以女歸周士淹係資巨萬毛氏年三十餘無子出數百鏹納二姬以進其人居歲餘未育子又市四姬以進合毛氏共七人副笄步搖之飾嫡庶無二夜則貫魚以當夕及士淹卒竟無子毛氏以禮遣六妾各贈百金而去

山航雜錄

雲南百夷之地女多美其俗不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事夫如事君不相妬忌夫就妾宿雖妻亦反服役之云重夫主也

升菴外集

長洲潘純拜御史在京娶穆氏爲妾穆本宦族初不知潘有妻也旣而純妻黃氏至純懼館于他所妻亦

不知其有穆也穆氏知之具鞋帕之禮執妹禮以見
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在蘇家有
田產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旣而黃氏又以女禮事穆
母母亦悅

紀善錄

徐敏叔妻周氏甚賢公一日經某鄉居民皆起視過
客惟篋中一女不視公異之歸語周周疑公屬
意此女陰爲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此
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

柳南隨筆